

老妈的“电话漫游”

■黄连茂

前几天一早,我突然发现,自己被老妈拉进了一个新的群里。她竟然是群主。

哟呵,九旬老太太会拉群了?!

正好奇打开后台看看群里都有谁,老妈一个表情接着一个表情连珠炮地出现在群里。单看这些表情,苦乐兼有,悲喜交加,卖萌共愤怒一体,眼泪与欢笑齐飞,根本摸不清她的真实意思。

等到连珠炮告一段落,我终于看到了被拉进群的另一两个人。还好,一个是侄儿。另一个苦主,是她一个老闺蜜。我赶紧致电给人家解释,不然人家估计挠破头也不明白为何会进这么一个群,为何会有这出恶作剧般的闹腾。

这个闹腾的老妈,总是让人惊诧不断,哭笑不得。这不,她又在玩“电话漫游”了——我把她在电话世界里横冲直撞肆意妄为称为“电话漫游”。

掐指算来,老妈对通信工具的兴趣,早在电话落入平常百姓家时就萌发了。那时,先富起来的堂哥装了电话,老妈就经常往堂哥家跑,主要节目就是看他家人接打电话。看老妈盯着婶婶握话筒时那直勾勾的眼神,我就知道,我们也必须装部电话了。

等到家里也有了电话,她就让我找出一张大大的纸,然后念出一个个名字,那神态热切而庄重,就像当年找人代写家信一样。每一个念完就盯着我写,直到我说写完,她才接着念下一个。最后写完了,她还让我全部念给她听,听完沉吟良久,才下定决心般说,就这些吧。这还不够,她又拿起纸张,眯



(视觉中国)

着眼一个一个看、一个一个念,看不懂的就问,认真得像是学认字的小学生。

那以后很长一段日子,守电话就成了她每天的重要活动。她对着贴在墙上的这张纸,一个个打过去,告诉对方这是我们家电话,有事就打这个号码。电话铃一响,她变得比年轻人的手脚还快,我们还没反应过来,她已经拿起话筒了。如果是她心心念念的女儿或者多年不见的闺蜜,她就十分开心,连皱纹的沟壑间都装满了笑意,满屋子都是她的大嗓门和笑声。但找她的人并不多,有时电话几天都不响,她就变得很郁闷。忍不住照着纸上的号码,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抠,打过去却总是号码不对。看她总是给这个那个打电话,我忍不住告诉她,自己是长辈,要让后辈来给自己问候请安,而不是倒过来,她不

以为然,大声地反驳:“我自己养大的,怕啥?!”

离开老家那天,一切收拾好后,她却急慌慌地大喊:“等一下。”慌得我赶紧刹车。我们都以为她落下了现金或者首饰之类的细软,细问之下,才知道是落下了那张宝贝通信录。

之后的好几年里,这张通信录就随着她辗转在我们几个小家之间。小小纸张经不起折腾,细心的侄儿就拿到照相馆,像相片一样过了塑。每到一地,这张通信录就像指挥部的作战地图,必定最先找地方挂上,直到完好无缺地贴在电话机上方,她才露出舒心的笑。

如果要评选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榜样,老妈有绝对的竞争力。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,凭着一股不管不顾往死里按的瞎折腾劲头,她也很快就从固话时代

迈进了手机时代,从老人机年代迅速进化到智能机年代。

用上智能机时,她已经过了八十岁。智能机对于我们都常常只是一知半解,很多按键软件小程序都让我们一头雾水,更何况对于一个文盲老太太呢?所以我们告诉她哪个是接通键,让她只要学会接就好。她嘴里应着:“好,好啊。”但转过头就把我们的嘱咐当作耳边风。只要一有空,她就拿起手机戳啊戳,那手法就像是经验老到的游戏玩家。哪个手机经得起她这么折腾呢?所以她的手机就老是关机或者打不通。我们回到老家见到的第一个场景,往往就是她拿着手机冲着我们大声嚷:“这个坏手机,不好用!”

于是,修手机,就成了两个侄儿回老家后的第一件事。不过,屡试屡错的她依然屡错屡试,还试出了一些进步。如今,她不但能丝滑地接打电话,还能给我们拨打视频通话。仍然记得那次接通视频的时候,看到屏幕上出现的是一张老太太的脸,身边朋友惊得托住下巴,继而竖起大拇指:“哟呵,你老妈啊?厉害!”

这惊诧很好地抵消了累积已久的厌烦,继而一股自豪升腾起来,胸腔脑海里满是孙涛那句小品版的“我骄傲”。是啊,差点忘了,正是老太太当年的那股鼓捣劲,我家才从一只猪崽都买不起,到成为全村最好的养猪专业户;从分家的几间破瓦房,到建成村里第一栋白壁楼房。

这么一想,对着老妈视频的时候,我换上了一副笑脸:“老妈,手机放心按,坏了我包修。”

耄耋之甜:岁月深处的温暖

■黄永治

农村有句老话:“怕老不怕穷。”其实,生命自有四季——春的生机、夏的热烈、秋的成熟、冬的收藏。每个人都在追寻完满的人生,而若能安享静好晚年,便是最甜美的收获。我的岳父今年90岁还健在,岳母91岁(今年离世),他们相伴走过几十载风雨。在我看来,他们的晚年是幸福的,老并不可怕——活到老,生活依然可以是甜的。

二老一直住在旧房子里。儿女们各自成家立业,儿孙满堂,也纷纷建起新屋。孩子们多次商量,想接他们轮流去新家住,但老人始终坚持住在老屋。虽再三劝说,他们仍不愿离开,子女们也只好顺从。前些年暴雨成灾,上屋受损严重,相关部门几次催促搬迁,二老依旧不肯。于是子女们便将下屋未坍塌的部分修缮妥当,让他们继续居住。有一次我问岳父为何不愿搬走,他说:“房子虽然旧,但还能住。去孩子家里,作息不同,也不习惯。还是这里亲切,舍不得。”想到岳父年轻时艰难办过乡镇企业,拉扯一大家子,生活尚且不易,要建上这样当时还算比较大的房子,我便理解了这房子的分量。想必当年的每一分积累、每一次操劳,都是为了能踏踏实实地盖起这个家,想给膝下孩

子有个安身之处。这一砖一瓦,都是他们用双手奋斗来的,曾是他们最大的自豪。在这熟悉的环境里留下多少温馨美好的记忆呀,割舍不下也是正常的。

然而安全问题不容忽视。在多方劝说无果之后,乡政府在大门外安置了一间流动房,再三嘱咐大雨天气必须转移暂住。经过几番“较量”,终于达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。二老脸上也露出了安心的笑容。

客厅显眼处,摆放着乡里颁发的银婚、金婚纪念章。虽然纪念章已褪色,却被擦拭得光亮如新,仿佛时光从未带走他们的骄傲。每次有客人来访,话题常从此而起。二老便会笑呵呵地互相打趣,仿佛重回青春岁月。我想,年轻时他们未必没有摩擦,但几十年相濡以沫,到老仍能相依相伴,所有的回忆应该都是充满温情的。

二老在村里很受敬重,他们都是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。逢年过节,乡里或老人协会常有人前来慰问,那是他们非常开心的时刻。收到的挂历、照片等慰问品,摆满了单独的一个空间。每当亲人回家,二老总要拉着人去参观他们眼中无比珍贵的“陈列馆”。小辈们往往笑着说:“这些我们都看过好多遍啦!”那些挂历早已过时,但他们始终舍不得扔,一年一年整整齐齐地收着。于他们而言,怀旧

是生活的一部分,收藏更体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。

即便已经八九十岁高龄,他们仍在屋前屋后种些地瓜、南瓜和应季蔬菜。每当远嫁的女儿回来,二老总要塞满一袋自家种的蔬菜。有一次南瓜成熟,他们硬是把五六个大南瓜塞进车里,还说:“吃不完可以分给邻居。”推辞不过,我们只好带回城里分享给邻居。南瓜很受欢迎,后来当我们告诉二老邻居们都夸好吃时,他们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。

春节是最热闹的时候。儿女、孙辈分批前来拜年,送红包的、唠家常的,络绎不绝。老人来者不拒,有时事后还悄悄跟女儿念叨:“这个给了一百元,那个两百元,还有谁今年没给……”如数家珍。而等春节过后大家准备返程时,他们总怕子女在外受累,那份心疼化作实际行动——或是将红包偷偷塞回小孩的衣兜,或是巧妙地藏在子女行李箱的角落,用于贴补他们可能遇到的难处。当家里再次安静下来时,那些说不出口的不舍和牵挂,都变成了盼望儿孙下次回家的心情。所以,他们最大的念想,就是儿孙能“常回家看看”。还好现在打电话也方便,就算只是在电话里

听他们唠叨,和他们说说同样的家常,也够他们开心一整天。

二老一生节俭,即便近年来生活宽裕了,有点积蓄,仍不改习惯。子女给的钱他们都悄悄存起来,问起来总是说:“百年之后,总要留点给你们。”虽然大家都明白,那并不是多大数额,但谁也不忍心拂逆他们的好意。有这样的念头,或许反而让老人觉得踏实幸福。

老有所依,老有所乐,老有所盼。二老将生活过成了最美的样子,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甘甜,令人动容,亦值得世间最美的祝福。



投稿邮箱:dzn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